



郝宝君(左一)向旅客展示自己拍摄的照片



2005年拍摄的车厢中的小孩

真实版“南来北往”记录高原“天路”变迁 餐车长20余年拍照30万张

绿皮车向行驶,车厢里熙熙攘攘。“郝叔”不时举起相机,将镜头对准列车上的乘客,捕捉一个个温情瞬间。郝叔本名叫郝宝君,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客运段的餐车长。自1998年来,他一次次按动相机快门,拍摄了30万张照片,记录下了高原“天路”上真实的“南来北往”,这些照片也见证了青藏高原社会发展的变迁。

学无止境爱上摄影

“爱上摄影,是因为一次偶遇。”翻着旧相册里一张张老照片,59岁的郝叔思绪回到了20多年前。

那是1998年的秋天,年轻的郝宝君在列车上忙碌着。当列车到达甘肃天水站后,一群旅客匆匆上车,爱好文艺的郝宝君一眼就认出了其中的著名导演谢添,于是激动地上前打招呼。谢导上车后用随身携带的毛笔为他在宣纸上挥写了“学无止境”四个大字。最后,艺术家们用自己带的相机给大家合影留念。

没过多久,谢添导演寄来了照片。看着手里的合影和“学无止境”四个大字,冥冥中,郝宝君感

觉到自己已被某种力量所指引。

很快,他用2000多元“巨款”买下了第一部相机——奥林巴斯胶片傻瓜相机。

不会拍摄,就看书自学,遇到懂摄影的朋友,他就跟前跟后地请教;不会洗照片,就去照相馆,和照相师傅处成好朋友……自此,郝宝君成了乘务车队里的“摄影发烧友”。

那段时间,在车厢售卖商品时,郝宝君试着将镜头对准绿皮车厢中操着各方言的男女老少。同事建议他送去发表。没过多久,投稿的作品就上了报纸,这给了郝宝君莫大的信心。



2007年10月拍摄的在车厢中玩水的儿童

镜头里的故事说不完

郝宝君拿出几本厚厚的相册,封皮上烫着卷发的摩登女郎,显露出这些相册的年代感。轻轻翻开夹在两页中间的塑料纸,郝宝君手指照片介绍:“这是2005年拍的,我记得是冬天。”照片中的小孩子戴着漂亮的花棉帽,面对着镜头很是好奇,两个脸蛋红彤彤的,像极了年画上的胖娃娃。

“其实旅客带孩子出门很辛苦,特别是幼童。”郝宝君说,如果看到带孩子的旅客遇到困难,乘务员们都会伸出援手。

郝宝君翻出另一张照片,孩子的父亲目视窗外,而背篓里的孩子正张着嘴等列车员阿姨喂饭。

他还记得青藏铁路刚通车的那段日子,“每次列车经过西藏的车站,总能看见几个好奇的藏族老乡”。有一次列车刚停下,几个身穿藏袍、脸色黝黑的老乡就趴在车窗上努力向车内张望。

郝宝君说,那时,火车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个新鲜物件,“有的老人专门从草原赶来”。在一张青藏线刚开通时的照片上,几个孩子在车厢连接处的洗漱台旁玩耍。“这是青藏铁路格拉段开通后的第一个‘十一’长假,一群藏族小朋友第一次坐上火车,他们没见过车厢里的洗漱台,刚开车就在车上玩起水来。”

列车带着人们南来北往,列车上的故事也刻满了时代的坐

标。从第一次坐火车的新鲜好奇、春运返乡的放松喜悦,到外出务工时的踌躇满志,翻着郝宝君的照片,里面没有宏大的场景,也没有讲究的构图,就像自己坐在车厢里,随意地一瞥,自然又有趣。

郝宝君停下翻动相册的手,抬起头笑吟吟地说:“你发现没,他们的眼睛都亮晶晶的。”

花棉袄、编织袋,照片里20年前人挤人的绿皮车,仿佛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春运记忆。而现在,羽绒服、行李箱几乎已成为每个旅客春运的必备品,拥挤的绿皮车厢也逐渐被舒适的动车高铁代替,社会发展的印记在一张张照片里慢慢浮现。

从兰青线到青藏线再到兰新高铁,在照片里,列车越来越先进,车厢内的设施也越来越方便;在照片之外,是我国铁路运输事业大踏步的发展。

郝宝君将几大本厚厚的旧相册放回书柜,书柜上还摆着他用过的相机:从最开始的傻瓜胶卷相机,到后来的单反相机、微单相机,十几台相机从大到小依次排列。

郝宝君参加工作整整40年了。2024年春节,他依然值乘一线,背着他的新款相机,继续抓拍车厢里的故事,“我还想继续拍下去,看着我们的铁路越铺越远,列车越开越快”。 文图据新华网



2015年拍摄的旅客和乘务员



2024年2月4日拍摄的列车员与小朋友一起制作简易小灯笼